



以遗忘俱乐部主唱的身份登上《乐队的夏天》的舞台,刘忻终于不必再刻意将嗓子捏细扮演抒情的流行女歌手了,而是可以用低哑的原声唱着自己创作的摇滚歌曲。近日,遗忘俱乐部成员接受了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的采访。

刘忻说,做乐队并不是一时兴起的玩票,也不是出于发展转型的考量,而是事关找到内心真正的渴望。“很多人在这个年纪可能都会感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了,除了活着这件事情不得不做以外,剩下的事情也就那样,提不起什么热情。现在唯有乐队会让我整个人激动起来,我觉得这就是我下半生最想做的事情了。”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 
记者 刘雨涵

## 成名之后稀里糊涂

8月1日播出的《乐队的夏天》第4期节目,是遗忘俱乐部的公开首秀。这支从2017年就组建起的乐队,此前一直都只是在排练室里自嗨。主唱刘忻说,他们自己都没想到第一轮能够晋级。“我们觉得能来这个节目就已经很厉害了,因为好多乐队都是如雷贯耳,我们感觉自己好渺小。”

去年5月,刘忻正式与自己的老东家天娱解约。因为9年前参加《快乐女声》,刘忻与天娱签订了8年之约,在此期间,她一直被当做抒情型的流行女歌手来打造。

“其实我创作了很多demo(歌曲小样)发给公司,但是他们会觉得我的音乐太小众,不是那种能传唱起来的流行歌曲,所以都没有采纳。”四年以后,刘忻才有机会发行了第一张原创专辑,2016年又发行了三首原创摇滚单曲,“那个时候公司已经基本上不管我了。”

在最近的三年,刘忻除了拍了两部戏,把能推的活动都推掉了,一心鼓捣起了乐队。组建乐队从小就是刘忻心中的梦想,上高中时,刘忻和同学组建了一支三人女子乐队,后来又加入了现在乐队的吉他手亮子。因为考学,大家很快各奔东西。后来刘忻考入沈阳音乐学院学习流行唱法,又到北京当起北漂,参加各种综艺活动,后来被韩国JYP公司签约做了4年练习生,2011年,刘忻参加《快乐女声》,终于一战成名。

刘忻不仅拿到了2011年“快女”的季军,还是那一届的“人气王”。当时她的一条微博动态转发量能达到近800万次,放在今天是当之无愧的顶流人气。“那时候我自己其实挺纳闷的,因为比赛的时候我们是被关在‘城堡’(比赛场地)里的,几乎不跟外界联系。进去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普通孩子,等到出来以后,突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变成那样了,其实挺害怕的。”

接下来就是马不停蹄上节目、跑通告、开歌友会,还有拍戏,刘忻说那几年她过得稀里糊涂。“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一个



遗忘俱乐部乐队成员:鼓手大伟、主唱刘忻、吉他亮子、贝斯大牛

艺人,没有人告诉我标准是什么。”有时候录完节目,刘忻和小伙伴一起去吃饭喝酒,大家经常会抱头痛哭。“那时候音乐人的现状和出路让人觉得很难过,我们明明就是一群想专职唱歌的音乐人,为啥要天天在电视上做游戏、演小品?”

音乐人的梦想越来越模糊,青春期时的那个乐队梦,经过多年辗转,却越来越清晰。当刘忻又遇到了当年乐队的吉他手亮子,她感觉有些东西在敲击着自己日渐麻痹的内心。

## 年轻时的遗憾不能再等

在与天娱合约快到期的前几年,刘忻确定了要重组乐队的想法。她对亮子说,“你能把大伟找来吗?”同为哈尔滨人,大伟是如雷贯耳的痛仰乐队的鼓手,也是哈尔滨摇滚音乐人心目中的标杆。“我们身边有很多做音乐的朋友都被生活打败了,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向生活妥协。但是大伟是不论怎么辛苦,他都一直扎根在自己的行业里。他那份执着是很多人羡慕的,但很少有人能做得到。”主唱刘忻,吉他手亮子,鼓手大伟,最后刘忻找来她的学弟大牛来当贝斯手,乐队就这样成军了。

刘忻说,“当时没有想过我们这个乐队将来一定要干什么,那时候对于大家来讲,乐队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。大家都有各自的主业,但是能在一起玩点自己喜欢的音乐。三个小时的排练,我们可能有两个小时都在天南海北地聊天,算是一种生活里的疏解。”亮子补充说,“乐队带给我们的高兴,让人觉得生活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压力,又回到一个特别轻松的状态,大家都喜欢这种状态。”

刘忻最喜欢在乐队中大家彼此成就的感觉。“在我们的乐队,大家都不急于表现自己的部分。这三个男孩希望我表现更多,但我反而希望他们能出彩,大家都在为对方着想。比如有时我希望大牛来段不一样的突出下自己,但他说他那里稳稳托住就好,还是要从音乐的整体感觉出发,不能为了表现而表现。”

起名遗忘俱乐部,源于刘忻看过的一部影片——《被遗忘的俱乐部》。片中的主角是仓

# 亮相《乐队的夏天》,以主唱身份再出发 刘忻:给梦想一个交待



库中被丢弃的模特假人,穿着过时老旧的老模特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,它们和穿着流行时尚的新模特发生了冲突,最终老模特成功地夺回了自己的地盘。“影片给我的感觉是,经历和沉淀战胜了新鲜和浮躁,同时又有所更新。这种新老结合特别像我们的乐队。”

在《乐队的夏天》中,刘忻提到自己已经36岁,在这个年纪换赛道重新起跑,这不是谁都能有的勇气。而且刘忻还拒绝了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这样绝对爆款的节目。她说,“虽然我有好多好朋友都在那个节目里,我也是特别喜欢跟朋友在一起的人,但是做乐队这件事是我年轻时的遗憾,现在是我完成它的最好时候,我不想让自己再等了。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交待,在你闭眼之前快速回忆自己的过去,你所做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值得的事情,这就够了。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你这样做值不值得。”

起初,看到刘忻出现在节目的乐队名单中,外界产生了不少质疑声。为了上节目临时玩票,或者是换种人设和发展路径,这是外界用世俗眼光所能揣测到的两种脚本,刘忻对此不屑,“说这样的话的人肯定是不了解我的人,我身边的人肯定不会问我这样的问题。我也没有必要去跟别人解释我有多么想做乐队,我有多么爱这个东西。”

选秀成名,流行歌手、偶像艺人,这与《乐队的夏天》的格调和质感似乎格格不入。流行与摇滚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结界和次元壁?刘忻说,“在我心里是没有这个结界的,但我知道,在很多人心里有。”刘忻以自己北漂哈尔滨人的身份打了个比方,“我来到北京北漂,也希望为建设北京添一分力,但如果有人一直以抗拒的态度抱团排斥我,让我回老家,那我们各自的发展和潜力其实都得不到好的提升。我身边真正热爱摇滚的朋友,其实都很接纳包容我,也一直鼓励我。只有付出更多的爱,才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。”

## 看清自己发光的地方

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首演之后,大部分观众对于遗忘俱乐部的表演都服气了。尤其是刘忻创作的那首《BIGGEST

PART》,让人看到了她炸裂的舞台表现力和惊艳的创作能力。有专业乐评人说,“刘忻这样女中音的嗓子,不唱摇滚太可惜了。”而这副嗓音,却是刘忻从小最不喜欢的,“我是由奶奶带大的,而我奶奶是个聋哑人。小时候我的声音就特别粗,所以有段时间特别‘恨’我奶奶,觉得是因为她的遗传基因才让我的嗓子坏掉了。长大懂事后,才知道这是我的特点。后来奶奶去世了,我再也没有机会表达对她的愧疚。”

音乐上的创作天赋,在刘忻身上也很早就闪现出来,只是那时的她还不自知。“小时候我的钢琴老师对我评价说,这孩子的节奏感和音乐天赋太好了,就是有个问题,弹琴从来都不看谱。因为基本上老师弹过一遍我就记住了,随后就开始自由发挥。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种东西叫创作能力,也没想着往这方面使劲。”这么多年来都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天赋,后知后觉的刘忻在《BIGGEST PART》的歌词中表达了自己的感悟,“你自己才是最重要的那个部分,要往内看,看清楚自己发光的地方。”

节目播出之后,“刘忻太A了”登上微博热搜,但是在大众的讨论中,虽然距离那场让她名声大噪的比赛已经过去了9年,“快女”“选秀”这样的字眼还是如影相随。刘忻说她现在已经可以转换好心态,“我觉得也没有必要把它丢开,因为那确实是我一段挺宝贵的人生经历。现在我身上所呈现出来的一切,都是这些年的积累和历练。”

但是看到“快男”出身的白举纲在《乐队的夏天》首演之后遭到专业乐迷的diss,“太‘好孩子’了,你们可以玩别的类型的音乐”,有着相同经历的刘忻就心疼到哭。“因为我知道他对乐队有多热爱,音乐本来就是很主观的事情,从音乐性上去评价,我们都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去质疑人生经历,真的太不对了。”

在节目的舞台上,作为超级乐迷的大张伟提问,“在成功和开心之间你怎么选择?”白举纲和刘忻选择的都是开心,现在刘忻的答案又有些变化。“这要取决于你认为成功的标准是什么,能够来到乐夏的舞台表演,我觉得就已经很成功了,虽然这个标准在别人看来有点低,但是我特别满意。”